



中国经典名著

小五义

(三)

〔清〕佚名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十七回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 艾虎搭救宾朋.....	1
第六十八回	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 家乡.....	6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 勇救金兰.....	10
第七十回	艾虎求狱神实有灵应_徐良显 手段弄假成真.....	15
第七十一回	丢马龙艾虎寻踪迹 失张豹义 士又为难.....	20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 凶僧.....	24
第七十三回	朱仙镇邓九如审鬼_在公堂二 秃子受刑.....	29
第七十四回	白昼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 闯入飞贼.....	34
第七十五回	丢差使太爷心急燥 比衙役解 开就里情.....	39
第七十六回	知县临险地遇救 江樊到绝处 逢生.....	43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	51
第七十八回	小爷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卖 酒人.....	56

第七十九回	为饮酒众人受害 论宝刀毛二 被杀.....	60
第八十回	杀故友良心丧尽 遇英雄吓落 真魂.....	65
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惊走群寇_寨主受 重伤不肯回头.....	73
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苇塘用计 杀小寇放火 烧房.....	77
第八十三回	二强寇定计伤好汉 四豪杰设 法战群贼.....	82
第八十四回	崔龙崔豹双双逃命 义兄义弟 个个施威.....	87
第八十五回	贪功入庙身遭险 巧言难哄有 心人.....	93
第八十六回	鱼鳞镇家人说凶信 三义居醉 鬼报佳音.....	100
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楼逢难女 小尼僧庙 外会英才.....	106
第八十八回	芸生为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计 捐生.....	111
第八十九回	文俊归家救胞妹 徐艾庵内见 盟兄.....	116
第九十回	三侠客同走劝架 二亲家相打 成词.....	126

第九十一回	在庙中初会凶和尚 清净林巧 遇恶姚三	132
第九十二回	丁二爷独受蒙汗药 邓飞熊逃 命奔他方	140
第九十三回	夹峰山施俊被掠 小酒馆锦笺 求情	146
第九十四回	夹蜂山锦笺求侠客 三清观魏 真恼山王	152

第六十七回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

诗曰：

英雄结拜聚黄花，话尽生平日已斜。五义小名垂宇宙，
三纲大礼贯云霞。

凭歌不属荆卿子，谈吐何须剧孟家。

自此匡王扶社稷，宋皇依旧整中华。

且说张英在旁边又是气，又是恨，瞧他们大家见礼，方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直等到白芸生见礼已毕，回到他那边换衣服去了。原来芸生大爷来的时节，就听见人说，他二叔在襄阳地面故去了，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带来。如今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家人把包袱解将下来，到全珍馆把包袱解开，拿出一顶青布武生巾，迎面嵌白骨。摘了那顶头巾，戴上这顶；脱了白缎子箭袖，换上青布箭袖；套上灰布衬衫，紧了青线线带；换了青布靴子。那口刀是绿沙鱼皮鞘，孝家不应佩带，有个青布套儿把他套上。复反过来与大众说话。再看芸生公子，更觉着好看了。俗言：“男要俏，一身皂。”这品貌与五爷相似。

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句话。那边芸生换衣服；这边是张英告诉艾虎，就把绮春园分手到家，坏种讹房子，坐死坏种，马大哥同我哥哥收监，众绅士敛钱买他二人不死，赃官有意点头，太太的口紧，马大哥教我找你上武昌府，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艾虎一听，肺都气炸，把脚一跺，



咬着牙说：“好赃官！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胡小记、乔宾也觉挂心，过来打听说：“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吗？”张英说：“不是，张豹是我叔伯哥哥。”艾虎带着张英与大众见了见。艾虎说：“我可不能陪着上武昌府了，我先救我两个哥哥要紧。”大官人说：“不可，艾虎去不得，现在监牢里收着，你怎么去救？”艾虎说：“全凭我这一身能耐，进了监中，开了狱门，有一得一，凡是打官司的全放将出来，给他个净牢大赦。然后我奔知府衙，把赃官满门家眷，杀他个干干净净，方消我心头之恨。”徐良说：“算了，兄弟你别往下说了，那不是反了吗？”大官人说：“事缓而别图。你这孩子老是一冲的性儿，我给你出个主意，准保万全。咱们大家去罢，见了大人苦苦央求，就说这岳州府的知府，是怎么样宠信官亲，苦害黎民，你两个盟兄怎么样的不白之冤。若是论私，大人去封书，或是来二指宽的帖，管保无事；论官，行套文书，连知府都坏。”徐良在旁说：“兄弟，大叔这个主意很是。再说监牢也不易进去。古人云：‘事要三思，免了后悔。’一冲的性儿，到了那里救不出来，岂不是徒劳往反？”卢珍在旁称善，说：“贤弟，这是个好主意，你就依计而行罢。”艾虎心中虽不愿意，有大官人的话，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可委曲着答应，自己内里单有打算。就是张英心中不愿意。卢珍旁边说：“哥哥，你自管放心吃你的东西，这就不用着急了，监中二位哥哥准保无事。”张英也就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坐下。

叫过卖把后边那一桌搬在前面，换了一个圆桌面，大家团团围住，添换了许多酒菜。就是芸生闷闷不乐。他们



那桌酒席，那些从人吃用。从人也都换了缟素衣服。这边大官人打听襄阳的事情，又问了问丢大人的情节，又提胡小记、乔宾，“你们也不必回湘阴县了，咱们一同回见大人去；再说破铜网也得用人。今天暂且住在此处，明日起身。”芸生不能一路走，他们有马；徐良单走，他们有小车，走得慢；教张英回去先送信，好叫监中人放心。安排妥协。芸生叫从人出去，在黄花镇打店，丁大爷一瞧，他们这小弟兄们，芸生、徐良、天锦、卢珍、艾虎虽则是高矮不等，都是将门之后，俱各虎视昂昂。丁大爷说：“我的主意，你们五个人正当结义为友。上辈是陷空岛的五义，你们若拜了盟兄弟，可称为是‘小五义’。”这几个人无不乐从。书要剪断为妙。

大家饱餐一顿，就有芸生、大爷的从人前来回话，说店已打妥，由此往西路北，字号是“悦来店”。随即这里就把残席撤去，四张归一连。外头推小车的饭钱，也算在一处。给了饭钱酒钱，大家出来，一直扑奔悦来店。马匹拉在马棚，小车推在上房的门口。众人进了上房，伙计打脸水烹茶。复又告诉伙计，预备香案。张英告辞，先辞别了大官人，复又辞别众人。众人要往外相送，都被艾虎拦住，一人送出。张英出了店外，就在店门东墙垛子旁讲话。张英叫道：“艾虎哥哥，你可务必要催着他们点才好哪！倘若大人文书去晚，我们那里臭文一到，两个哥哥性命休矣。”艾虎道：“二哥你好糊涂，他们事不关心，谁能等得去见大人？再说大人还不知下落哪。你在前边等我，咱们定一个地方相见。可不准什么时候，等他们睡熟，瞒了大众，我追赶于你，你说明在那里等我。”张英一听，欢喜



非常道：“出此东镇口一箭地，正北有个双阳岔路，可走西北的那条路，别奔东北。过一个村，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路东有个破庙，庙墙全都坍塌。此庙好认，对着庙门有一棵大杨树。我在那破庙中等你。”说毕分手，张英欢欢喜喜去了。

艾虎回店，香案已给摆齐，大家一序年庚，芸生大爷，霹雳鬼二爷，徐良三爷，卢珍行四，艾虎是大老兄弟。大爷头一个烧香，香点着，插于香斗之内，跪倒身躯，磕头已毕，说：“过往神祇在上，弟子白芸生与韩天锦、徐良、卢珍、艾虎结义为友，愿为生死之交，倘有三心二意，天厌之！天厌之！”二爷韩天锦也是照样将香点着，插在香斗之内，跪下磕了几响头，说：“过往神佛，记着我叫霹雳鬼。”大官人说：“没有那么说的，说你的名字。”韩天锦又说：“不算，这说的不算。过往神佛记着，我叫韩天锦，小名儿叫猛儿，外号人称霹雳鬼。如今与他、他、他、他”，随说着拿手指着大爷、三爷、四爷、五爷说，“我们拜把子，我要有狼心狗肺，我是狗狼养的！”大官人在旁说：“这都是什么话？他可真是个浑人！”三爷、四爷、五爷三个人论次序，烧香磕头，说的言语都与大爷一样。论排行，又磕了一回头，众人给道喜。是大是小又行了礼，从新打店中要了酒饭，大家畅饮了一番。吃到二鼓，艾虎头一个告辞。大官人一想：“这孩子是个酒头鬼，怎么他会告了辞了呢？”那里知道他有他的心事，大家喝毕，撤下残席，内中也有过了量的，也有不喝的。

艾虎早就躺在东房内装醉。山西雁把艾虎拉起来往外就走。艾虎说：“三哥你看我，今天这酒已过量，我躺一



会就好了。”徐良仍是拉着就走。至院落之中，找了个避静所在，徐良说：“五弟，你有什么心事，对我说来。”艾虎说：“我没有什么心事。”徐良说：“老兄弟，咱们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了，有官同作，祸福共之，你要有什么心事不对我说明，就亏负了方才一拜之情。不是你看着那位张二哥一走，你心中不快？”艾虎说：“不是。”徐良说：“别者之人不告诉还可以，你可得告诉三哥，我好助你一臂之力。”艾虎终是怕他把话套出去，告诉大官人，故此咬定牙关不说。徐良说：“我问到是理，你不说，我可就没法了。”随即来到屋中，当着众人，徐良也不提这事情，张罗大家安歇睡觉。

艾虎仍然还是醒着，听大家的动作，直到天有四鼓，看看大家都已睡熟，搭讪着出去走动，下地先把灯烛吹灭，少刻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包袱，系在腰间，把刀别上。出得门外一看，四顾无人，蹿上墙头，飘身下来，这可就出来店外了。一直的扑奔正东，出了黄花镇的东镇口，施展夜行术的工夫，鹿伏鹤行，一直的扑奔正东大路。走来走去，果然有个双阳岔路：一条是奔东北，一条是奔西北。直奔西北而来，前面有个村子，不肯进村，恐惊村中犬吠，绕村而走，仍然又归了正北的大路。走不上一里路，就见大道，远远就望见了这棵大杨树。临近之时；在大道的东边有一破庙，周围的墙都塌陷了，山门没有了，砌出的旋门瓮洞儿仍然还在。自己打算从这个瓮洞而入，又想打墙这进去，心中一犹疑。又听里边有人说话，一伏身躯，见两个贼人拿着张英的包裹利刃。艾虎一见，肺都气炸，亮刀向前。要知张英的死活，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家乡

诗曰：

为人百艺好随身，赌博场内莫去亲。

能使英雄为下贱，敢教富贵作饥贫。

衣衫褴褛宾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分。

不信但看乡党内，眼前败过几多人。

且说艾虎到了破庙，打算会同张英，连夜赶岳州府救人。不料走在此处，见两个小贼由庙中出来。这两个人一调坎儿，艾虎懂的，听他们：“咱们越吊码，头一天到飘把子这来。”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头一天到他们贼头家混事。“遇孤雁儿脱条”，说的就是遇见一个人在庙里睡觉；“得了他的青字福字”，说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合包袱；“留了他的张年儿，不知道飘把子攒儿里如何，总是听飘把子一刚再纂不迟”，说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没伤，见他们这贼头儿，听他们贼儿一句话，再杀不晚。两个人说着扑奔正西。艾虎晓的，知道张英没死，进里头看看去，又怕这两个小贼去远。“谅这两个小贼生出多大事来，他们必有贼头。二哥现在此处，一旦之间不能就死，跟下两个小贼，找他们‘飘把子’。”在后边蹑足潜踪。两个小贼连一点形色不知。

你道张英因为何故，几乎没让他们杀了？是与艾虎定妥破庙相见，张英先来到破庙，看了看神像不整，供桌上就有一个泥香炉，往里一推，自己蹿上供桌，把包袱、刀



摘下来，枕在头颅之下。看着上边的神像，暗暗的赞叹：“人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神佛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看此神像不整，心内惨凄，自己叹息着，就渺渺茫茫沉沉睡去。猛然间一睁眼，看见已然被人拿住，二臂牢拴。苦苦央求，那两个人执意不听，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扯了两半，塞在口中；把佛柜撬起一头儿，将他压在底下。两个人商量着才走，被艾虎听着。

原来这西边有个耿家屯，村口外头住着一个坐地分赃的小贼头儿，此人姓马，叫马二混，外号叫草地蛇。可巧打头天来了两个小贼，这两个小贼投奔在这里给他作买卖，也就是打杠子、套白狼这等买卖。高来高去，一概不会。一个姓曹，叫曹五。一个姓姚，叫姚智。两个人头天到，这天到二鼓才出去作买卖去了。可巧绕了个够，走了五六里地，全没遇见一个孤行客，这才寻找二郎庙内，遇见张英，这叫打睡虎子。也皆因张英困的实系难受了，教人捆上，还没睁眼睛哪。然后口中塞物，压在佛柜底下，让人拿着包袱、刀走了。

直奔耿家屯的村口，见路北黑油漆门，上去叫门。里头有人答应，出来开门。把门开开，二人一同进去后又关闭。艾虎在于后边，容他们进去，这才蹿上墙头，见他们一直上里头院去了，才飘身下来，直奔二门，见他们一去已进上房屋中去了。自己站在窗帘之前，用吐津蘸在指尖之上，戳了个月牙孔曲，一目闭，一目往里窥探。见他们这个贼头儿长的也不威风，不到四十岁，黄脸面，细条身子，小名叫该死的，又叫倒运。把包袱打开，刀献上去，问了来历。姚智说：“我们今天刚到，也不知你这什么规



矩。人可拿住了，没有结果性命，听你个吩咐。”马二混说：“我这向例，要死的，不留活口。既是在破庙里，好极了，东南上有一个大土井，极深，上面有个石板盖儿，是三半儿品成。把他杀了，揭开一块儿，扔在里头，极严密的个地方。天气尚早，你们哥们再辛苦一趟，结果了他的性命，也许再有买卖。今天这就是很吉祥的事情。”说毕，两个人又走。艾虎早就蹿出墙外，暗地里等着。曹五拿着张英的刀，同着姚智出去，两个人以为是一趟美差。二人低言悄语，说着笑着，直奔破庙。

刚进庙门，就觉着脚底一绊，“哎哟！□铛啷”。一个是被□膝盖点住他的后腰；一个是腿肚子上让艾虎钉了一刀背。先把这个搭胳膊拧腿，四马倒攒蹄捆起，口中一个紧求饶。艾虎那里肯听，撕他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那一个“哎哟哎哟”的满地乱滚，就是站不起来。艾虎也把他捆上，撕衣襟，口中塞物，把两个人提在南边塌了的墙根底下。两个人俱都头冲着北，胸腔贴地，口中塞物，言语不出。艾虎拿着张英刀进庙里头去，把张英在佛柜底下拉出来，口中塞物拉出，解了绳子。张英作呕了半天，细一看是艾虎，双膝点地说：“艾虎哥哥救命之恩，我是两世为人了。只顾等你。”艾虎说：“你不用说了，我尽已知晓。把捆你的那两人，我已将他捆上。你要出出气，拿刀把他剁了。”张英说：“在那里？”艾虎说：“在台阶底下南边塌墙那里。”张英提着一口刀出去。“哎哟！艾虎哥哥，你冤苦了我了。你杀完了，你又让我杀。”艾虎说：“我没杀，我把他们捆上放在那里了。”张英说：“你来瞧来。”艾虎出去一看，一怔说：“这是什么人杀的？”又一看说：



“他们的脑袋那里去了？”张英说：“你怎么倒来问我呢？”艾虎瞧见东南有个黑影儿一晃，说：“不好，有人！随我追来。”张英跟着艾虎，直奔东南追。那条黑影好快，从后面又绕到前面，整整追了两个弯儿，始终未追上。

艾虎心中纳闷：“这是个人，怎么会追不上呢？”再看那两个尸首踪迹不见。艾虎吓了一跳，拉着便走，出了庙外，奔了大道，直奔马二混家中来了。艾虎总思想着这个事，实在古怪。就到了贼头的门首，艾虎蹿上墙去，飘身下来，开了街门，让张英进来，在二门那里等候。艾虎直奔里头院，仍然到窗棂之外，戳小孔往里观看，也不知那贼头往那里去了，屋里连一个人影儿皆无，就见包袱仍然在那里放着。艾虎进来把包袱拿上，转头出来，将到屋门，就见打房上掉下一宗物件，把艾虎吓了一跳。艾爷往后一抽身，细细一看，原来是打房上摔下一个人来。艾虎细一瞧，原来是那个贼头儿。艾虎一拧身，蹿在院落之中，先往房上一看，再一低头细看，马二混周身并无别伤，惟有脖颈之下津津的冒血。艾虎说：“奇怪！”走到二门，把包袱交给张英，说：“急速快走罢，此处有高人。”

随即出了街门，二人直奔正北。张英问：“院子里面方才‘噗□’一声响，是什么缘故？”艾虎说：“此处必有高明人，你是不懂。方才就是庙里这个事，就奇怪的很，并且上贼的家里去，那个死贼打房上掉下来，又不知是怎么个缘故？绝不是鬼，必有高明人看见咱们，咱们没有看见人家。我是没有工夫，我要有工夫，必在此处访访这个人。可惜有一点不到，这个死尸扔在院子里，本地面官担架的住么？”张英说：“依你怎样？”艾虎说：“依我，离



村口又远，又是孤零零的一处房子，放把火给他一烧，就算没了事了。”张英说：“你说的后头了，你看那火起来了。”艾虎回头一看，果然烈焰腾空，火光大作。艾虎说：“这更是行家了。”

随说随走，到了第二天，用了早饭、晚饭，直到二鼓才到张家庄，直奔张豹的家中。张英叫门，里面有人出来，见了艾虎俱都欢喜，随往走着。艾虎打听张、马的官司，家人告诉全好，这里有众绅士、财主、铺户攒凑的银钱甚多，就是不能买二位的活命。艾虎说：“我来就得了。”家人给预备酒饭。家人也都知道艾虎的脾气，就是好饮，有张英陪着，整整饮了大半夜。

次日吃了早饭，自己只身一人，让本家给借来了一套买卖人的衣服穿戴起来，辞了张英，有家人告诉明白道路。艾小爷离了张家庄的门首，进了城门，打听监牢的地方，就在知府衙门的西边，看见螺继的所在，直到监门，见横担着一条铁练，那门儿是半掩半开。艾虎直到门前，把着门往里一看，不料被人一把抓住，小爷一惊。不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勇救金兰

且说来到监牢狱的门首，往里一看，被人揪住了，说：“什么人？找谁？”艾虎本穿着一身买卖人的衣服，就装出那害怕的样子来，说：“我在这找人。”那个说：“这个所在，也是找人的地方？”艾虎说：“有个姓马、有个姓



张的打死人了。我在姓马的铺子里头作过买卖，我打算来瞧瞧瞧瞧。我又不肯进去。”那人一听说：“原来是瞧马龙、张豹的，早点言语。”艾虎说：“可以见的着见不着？”那人说：“你要瞧别人可不行，你要是瞧他们二位，现成有我们这儿的绅衿富户，见好了我们头儿了，凭那位来瞧，不认的，我们还管带着。见完了出来，还不用你花什么。”艾虎也会就此一躬到地，说：“奉恳你老人家罢。”那人一回头，叫过一个小伙计来，说：“带他瞧瞧张、马二位去。”小伙计说：“随我来。”

艾虎跟着一哈腰，钻了锁练子，往里一走，奔正西有个虎头门，上头画着个虎头，底下是栅子门，正字叫作“貔貅门”。虽画着虎头，乃是龙种，这就在一龙生九种之内。其性好守，吞尽乾坤。恶人要能悔悟的，或者是吞屈了，仍然吞还出来。不然怎么在监牢狱中，不是打官司。进了貔貅门，尽都问成死罪，或有悔悟的，或有情屈的，仍然无事，可就应在貔貅这个性情上。靠着外边大门的两旁边，一边五间东房。在貔貅门北边有个狱神庙，约有半间屋子大小。那位伙计叫开了貔貅门的栅子。进了貔貅门，两边一边有三间东房，里面有人当差，再听里面铁练声响，悲哀惨切，真是鬼哭神号，声音惨不忍闻。顺着北边有个夹道，直奔正西，走到西头，并无别者的房屋，净是一溜西房，一间一个栅子门，没有窗户。那官人指告：“尽北头那间是姓马的，尽南头那间是姓张的，你自己去看罢，我在外边等。”

你道什么缘故？别人瞧人，他必随随步步跟他，怕是串供。到了这案，他怕不能得的进来一位高明人，串供救



了他二位的活命，大家全都愿意。故此教艾虎一人自己过去。

把着栅子门往里一瞅，就觉一阵心酸。只见他蓬头垢面，脖颈上有铁练，当地有根柱子，穿在柱子上。柱子靠着一个小窄炕儿，这根铁练由炕沿上拉过来锁在炕沿之上。靠着那边，堆着上下手的刑具。每要过堂之时，就把那上下手的刑具套上；每遇收监的时节，把上下手卸下来往那里一堆，又把这一根脖练套住锁上。这是有钱有情，见了头儿说好了。若不然，把他锁在炕沿上，站也站不起来，蹲也蹲不下，为是好挤钱，不花不行。这个不用十分刑具挤，对众人攒钱，早经打点妥了。然马龙心中总是不乐：“要找着艾虎还好，找不着艾虎也是一死。”自己坐在炕上正想此事呢。忽听有人低声叫他说：“哥哥，小弟来也。”马爷抬头一瞅是艾虎，说：“哎哟！原来是我的艾——”“虎”字未曾说出，艾虎一摆手，低声说：“悄言。”马爷说：“你从何而至？可见着张英了？”艾虎低声说：“一言难尽。你今天晚间等着，三鼓时分我来救你，有话出去再说。”马龙点头说：“你可要看事作事，要不行，就把你连上了。”艾虎说：“你多点耐烦，等着罢。”说毕，艾虎出来。奔了南边一听，那屋铁练声响，把着栅子门一瞅，原是张豹一个人抖着铁练子玩耍呢，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小爷暗道：“这才是无心无肺哪。”低声叫道：“二哥，千万别嚷，小弟来也。”张豹抬头一瞧，艾虎又说：“别嚷，别嚷，小弟艾虎。”张豹低声说：“我算计你该来了。”艾虎说：“你倒是好算计。”张豹说：“可想主意救我出去。”艾虎说：“白昼如何行得了。今日夜静三更，我来



救你，不可高声。”张豹说：“那些个难友听见也不要紧，我一骂，他们全不敢言语了。”又嘱咐：“你可早些来。”艾虎点头，撒身下来，又叫那人带将出来。一路把各处地方全都看明，晚间打那里来，打那里走。又与那人说：“朋友，我送你一杯茶资罢。”那人说：“咱们后会有期。你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敢收。”艾虎深深的作了一个揖，扬长而去，一直奔城门，往张家庄来了。

未到门前，早有家下人迎接。进了大门，入了庭房，从人献茶，更换了衣服。张英吩咐叫摆酒，正对了艾虎的意了。饮着酒，这才说怎么见了两位哥哥，说明此事，今晚夜至三更搭救他们二位。张英问：“今夜晚间可用什么东西，艾虎哥哥早早的吩咐下来。”艾虎说：“别物件一概不用，只用两床被窝，可要里外粗布的。你们是怎么个打算？”张英说：“等他们出来，让他们议论。”艾虎说：“不行，早为打算。”张英说：“我这不怕他，绝不能把我拿去。”艾虎说：“也不行。他们在狱中无妨，差使要一丢，狗官必要找寻你们当族来了。倘若被他拿去，打了带执，那还了得。你通知你们大族个信息，都要躲避躲避才好哪。再说连你们这些个家下人都得躲避，不然也许把你拿了去。”家下人大家点头。“所有的这些个东西，粗中的物件，就一概都不要了，你们大家分散罢。等着我们来的时节，见见你们大爷、二爷，你们大家就走罢。”众人说：“事不宜迟，收拾东西要紧。”张英听了他这套言语，就往同族送信去了。书不可重絮。

交到二鼓之半，艾虎的酒已过量。张英说：“艾虎哥哥，回头再喝罢。”艾虎就把自己包袱拿将出来，把白昼

